

## 第十一章 汉化佛教正法的讨论与说明

### [DISCUSSION AND DESCRIPTION (讨论与说明)]:

◎佛教原本不是「反智」、「等死」、「寄望来生」的宗教！

追求觉悟证道的佛教徒们，应该都是依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等六度（波罗蜜多）的修行者。若未具有不共于外道的特点——「般若」，佛教徒在获证无我空性以前，都很容易混同于心外求法（外道）的其他宗教。虽然已拥有进入禅定的能力，却无法放弃「自我 Atman」所塑造的那一层幻膜，将很难融入于般若性海中，会如同泡沫般地飘浮在生命的时空中，而不能滴入。应知无般若（超越智慧的）空性所学如盲，前五度无效。

但是目前的佛教与梁武帝时有否差别？许多人、许多佛教徒似乎要把觉悟往后延。他们想等下一位佛陀出世来救度他们，或祈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去，愿意经过很久远很久远以后才能花开见佛，认为此刻是不需要智慧的，是恐惧、偏执于不了解「身、法无我」而发生误认之断见，而且大部分的僧侣也作如此「反智」、「等死」、「寄望来生」的坚持，甚至形成仇视、厌恶今世生命的病态观，这是最令人感叹的，也是对劝发菩提心为主的阿弥陀（无量光）「净土」法门最大的误解。

或许只是一个「观念世界」、一个「理想世界」就如此地影响那么多人的一生，纵然果真真有来世，也应该把今生看作仅有的一次，要确实认真地活着。不必拼命拉住了那条系着他端可能是虚无漂渺的绳索，或许那只是无法验证的承诺，却叫人终日念念有辞地期待。千百年来，中国佛教徒被教导如此，多少人的血汗不断地沉淀在寺庙之中，谁从中获益？年老者似乎可以如此寄托往生，但青壮者应该对般若修为充分努力，才能发挥佛教觉悟的伟大。

对《心经》的般若智慧能深切地去研究的人仍然很少，《心经》确是讲述「空性」最佳的经典，《心经》明白地显示一切现象的本质没有自性，是超越因果，超越一切限制的教法。本书第十二章《心经》的新译与比较，暂时不以古文注释方法来探讨，而根据贡汉译及梵文资料试译，如此斗胆尝试，以为抛砖引玉。

虽然梵语原典的高度简洁，给予了印度注疏家运用慧眼的极好机会。但我们仍

希望有人不用一字半句佛学术语，却能彰显佛法（觉悟方法；以下凡是「佛」字不妨先以「觉悟」一辞视知。）的妙义。很多外国新一代的心灵学家已逐渐达到这种能力，可是我国许多学佛者，仍很喜欢运用生涩的佛教术语，想去接引朋友，而感到十分困难。

许多人深入经藏回首后，都觉得与现实有了很大的隔阂，反赞说佛法之深奥如此难懂。但愿佛陀不是故意要将佛法深奥化，相信都是后来的大师们层层增饰、旁征博引不断补充的「复杂化深造」结果。中国儒教哲学家喜欢用过分修饰的文辞而令人费解，从许多古诗中就可看出来，如所谓的「白发三千丈」等，或其文词描述讲求堆砌成韵以为美好，令人引入幻想、遐思者以为上品；具儒者背景有学问的佛学家更倾向于用极神秘的言辞而令人茫然。圭峰宗密说：「中国人迷心于修饰之文风，在思想上包藏着假像。」因此，可知中国佛学名著总是要让人看不懂，才显得高深，但是却让初学者厌倦而迷茫。好笑的是，过份的广征博引下，一再强调佛法的甚深微妙，使佛法的主要旨意经常变得一片糊涂了。

### ◎要重视各国佛学研究的结果。

有一位青年比丘离开他的师父去参访，曾问一位老禅师说：「如果宇宙坏灭时，该怎么办？佛性是否会随着被摧毁？」老禅师轻轻地答说：「随它去吧！」年青比丘却一直困惑着这个答案。不久，回到师父那里，就把这问答过程述说给师父听，师父急忙问明老禅师居住的方向，展开拜垫，遥拜三顶礼，连连赞说：「真是古佛再世！」如果您看了《心经》，就能体会了老禅师已具备了融入的心怀。

如果经典讲得太简单，现代人不会相信；太难，又令人无法消受。相信本书不会令正统佛教崩盘（有人害怕！如果会这样，那全世界的宗教将全面瓦解。），主要目的是在厘清迷信与正信的分野、权说与实说的不同。而且如今各国佛学研究风气鼎盛，互相交流很快，不该再抱残守缺，应该要有佛教的国际观，不要再陶醉在千百年来以老大自视、闭关自守（被蒙在鼓里）的态势中。

随父母去佛殿礼佛的小男孩，莫约五岁模样，玩得尿急了，连忙掏出小鸡鸡，就要尿尿在佛殿上，四、五十岁模样的比丘赶忙劝止说：「这里有佛，不要小便！」小男孩急着问：「那里没有佛？我就尿在那里！」比丘被小男孩这句话问得呆楞在当下。因为，《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第十一》说：「尔时，一方四百万亿那由他国土，诸佛如来遍满其中。」，即使是一个原子或分子之中也充满了佛。

中国禅宗五祖说：「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」就是说没有明心见性，了解自心变化能感召一切，虽然懵懵懂懂地追求了许多法，难免造就了更大的精神气泡，随着年岁及地位的高大，气泡也更大，在阳光照射下，还光彩耀眼呢！要知道「常闻释迦佛，先受燃灯（佛授）记。燃灯与释迦，只论前后智。前后体无殊，异中无有异。一佛一切佛，心是如来地。」

### ◎地球历史上高傲、执着的人类是如何演化而来？

大部分的科学家认为：在生命开始之前，脂质类便已经结合蛋白质，制造出类似生命物质的半透明膜 *semi-permeable membrane*，没有任何生命可以在缺乏「膜」的情况下存在。生命中第一个膜使「内」与「外」之间有了半透性的界限；「自己」与「外界」之间便产生第一次的区别。

人体是一大群活细菌的组合而已，肉体是由一条有脊椎的小虫演变而来，似乎现代人不再怀疑了。人类的行为是由我们动物祖先的类似行为演变而来的，并非人类才具有「自我意识 *self-awareness*」，自我意识是源自生存的直觉。

人类就是靠皮肤外膜保护着，无形中意识（习惯地）把膜幻想成「自我」的泡泡，泡泡虽然可以越吹越大越坚硬，反而不容易刺破它了。古今的大泡泡壅塞在这个时空中，到处都是，到处炫耀光彩。能够刺破它的就是《心经》，而且只能自己刺破，别人是帮不了忙的，因为别人也都大大小小是个泡泡。而刺破的这个动作却是不必的，只是消融而已！有人曾经将「自我」的人格比喻为橘子皮，可以防止果汁蒸发出来。

如果把消融以「转念」来说明，或许更容易了解。只要一个转念，把「伪我」消融到无穷无限的大宇宙、大灵能的怀抱，就能赢得生命的圆满与永恒。世界有你不，没你不少。可是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有用意的，不必以为自己白活一场，要认知人生的意义就是「爱」，爱这个世界、爱这个宇宙，就没有隔阂。

原始佛法一直强调觉悟自度，佛陀所关心的是寻求解除痛苦的途径，这是佛法的优点与强处。可惜千百年来却变成为只注重祈祷、膜拜、加持、祝福、超幽、往生等等，只能获得人天福报的宗教。漫长的学佛生涯，信徒仿如一再吞食昂贵的健康食品、永远服用「味素药」一样，无法治本，证不到且失去了释迦牟尼一再强调证悟「觉性」的本怀，简单的真理后来被宗教、心理学扭曲、迷蒙而难视真相，为何如此？应该慎思。

### ◎男、女上帝是人凭空想出来的。

佛教外的宗教，大都认为是有个上帝创造了宇宙，父系社会为主的民族，其拟人化的上帝是男性；古代以母系社会为主的民族，理想中的上帝是女性（但是以母系为主的社会在西元前 1700 年左右就结束了，目前只剩下甚少数部落保有残俗。）。创造主有了男女相，可知仍然是站在人类的立场而设立。

人之所以崇拜神、信仰宗教，都是基于相信可以通过对神的崇拜和信仰，便可得到仁慈的神的恩典，来满足靠人力所不能的愿望。后来发觉当神说：「我就是上帝。」祂就自绝于超越之外，但人类却不愿自绝、自闭如此，故人终于自觉：原来是「人创造了神——上帝」，以解释那不可知的一切，但已历经了好几千年，至今仍在努力中。

### ◎成佛是靠思维的，不难，是先须要用脑筋想一想的。

佛法的教授是叫我人要观察自己，并发现自己的真实状态。每一个人的基本状态并无不同，人是从「身」、「能」、「心」三个相互依赖的层面上运作着，而其本质从来未曾改变，是「佛性本有」。「成佛」的觉悟，并不是对宇宙的知识，而是对宇宙本性活生生的体验。「醒觉」是大圆满中唯一的律条，不该让自己的心依随过去的念头，或为现在而忧虑，或为未来无谓的计画而徘徊。

觉悟者原音译为「浮屠」，后来改用「佛」之一字，是从「人」字旁加「弗」而成，应是佛教传入后再借用的字。佛及古译「浮屠」如今日之闽南话发音，尤其陀罗尼音以闽南音（河洛腔）较正确。本来建塔是用来供奉佛（=浮屠）舍利等圣物用的，「浮屠」后来就干脆变成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」的塔了。

依解字来看，中国佛教认为佛必须由人修起才能成佛——觉悟者，佛是人成的，不是神，更不是造物主或万物之主宰者，也不是供桌上的那幅木刻铜雕样。因人道苦乐参半才能思惟修而成就，成为不再是人的佛，与《增一阿含经》所说：「诸佛皆出人间。」看法相同。又佛肸（音必夕）是春秋鲁国中牟大夫，此「佛」字同弼字。

### ◎原始佛教与中国儒家是主张无神论的。

中国儒家是主张「无神论」的，惜人有私我，虽僭称天子，亦自知难免一死，佛法传来，古来帝王原是追求长生不死，转为「轮回 Samsara、灵魂不灭」的思考，

因此释怀。而早期中国佛教更是依据灵魂论来解释往生，与佛陀坚决反对有我执的灵魂论，显然有很大的不同。

原始佛学指十二因缘中的「识」是报应的主体，「行缘识」是由业生识，「识缘名色」表示由识而五蕴结合成为生命体。可惜早期借用「神」字以表达「识」，尤其在中国运用起来，将它们与「魂」、「灵」、「精神」都混同不分了，而造成天大的误会。既然「识」是报应的主体，而非有个「人我」受报。与慧远同时期的罗什弟子道生便发展了「佛无净土说」，而僧肇亦有此说。两大师均于注《维摩诘经》中提到这思想。

古代中国都属专制朝代，从汉代的儒家学者董仲舒推崇人德思维，建议以「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」为牌位祭拜（与强调供养三宝的说法异曲同工），获皇帝之赞许，君虽排第三，但天地无言，君为唯一代言人，号称「天子」，何乐而不为？官儒合一的圣学，沦为只讲人德条理的孔孟官学思绪、文华自期的感官激情，徒增帝王专制统御的借口，中华「道」统便断丧了二千多年。

诚然宰相、王公、百官跟着皇上学佛日多后，反更感受伴君如伴虎之痛苦生涯，借口出家或告老修佛。早期中国比丘识字文化水准普遍地高于在家人，形成出家与在家学佛者程度明显上之差别。如唐朝密教的护国思想，就是宗教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，为维护和扶持皇权和皇帝的直接利益，皇帝也必须敬奉三宝，以大乘法理国，保护佛教的发展，认为皇权才能得到佛、菩萨的保佑和护持，是以一切宗教活动为护国为中心，建坛作法、译经传持都以是否对王化护国有益。特别是「僧官」制度产生后，僧人是帝王之国师——帝师，或奉派抚慰百姓，出家者的地位更不输于百官。也是如今最令少数僧人羡慕、怀想的对象。

可是佛法最初是作为士人阶层的高尚教义而传入中国的，早期学佛者均是有钱、有闲阶层的知识分子，都能看读佛经，加上「清谈」无为思想酝酿了后来禅的环境，一生中（现世）所追求的是沉着、真理探索、活力、冷静、喜乐、专一与豪爽。但后来却变成不是深山古刹高僧的专利，便是文人雅士茶余饭后的点缀而已，最后落成文字缠、口头缠的地步。

禅宗「思想」兴起，主张见性成佛，人人皆有佛性，皆可成佛，等逼天子，如此皇帝怎能放心？至净土宗兴，鼓励信徒寄望死后往生西方，不计较今生好坏，更不会争帝位，故压制禅宗，广崇净土宗，明、清两朝尤其雍正帝以后更甚。

民国以来民识大开，人人皆可作「皇帝」，尤其在解除戒严并且公民能直选总

统以后，人人皆是总统的「头家」，政府以前强调台湾的富裕是国民党的德政，几年来已改称是全民努力的结果。正是「群龙无（皆）首」能表现出大解脱、大自在的禅宗思想普遍被认可的时代来临。

了玄道人曰：「本来无佛，何用学佛？本来无禅，何用参禅？本自无迷，何用开悟？本自具足，何用修行？本无烦恼，何用菩提？本无生灭，何用涅槃？」将心成圣被圣缚，将心作佛被佛缚，唯我独尊被我缚，独标一心被心缚！一有所著则滞，一有所住则死，「应无所住而无其心。」这一段很「玄」吧！其实一点也不玄，读者如何了「玄」请拭目。

### ◎四众平等，不应有僧尊俗卑的歧视。

早期台湾的佛教，让人以为修行一定要出家才能成道，在家人只能站在护持僧伽的角度，最多念念佛号祈求往生就好了，什么是般若？根本就疏忽掉了。这和佛陀当时四众 **four varga (groups, or orders)** 一四僧共修，相互参学的盛况相差太多了。古代知识分子就是宝，对佛学有研究者，不管出不出家都列为僧宝。笔者不敢苟同于今之年轻者一出家，就被教导成「天人师」只管讲究威仪般，或自己显得地位高于一切居士的偏狭行为，却忽视觉悟的修学，这是令人感到可笑与可悲的。

古印度婆罗门之任何导师都享有高于父权的权威，当他们过着沙门生活时，他更扮演着在家俗人信徒必须崇拜的对象。早期源自中东的宗教，都是出家人另成一个崇高的阶级，来作为不识字、无知的俗人崇拜的对象，却确影响了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进步。

早期大乘佛教中一部分僧人，以「佛教咒术」来对抗婆罗门的咒术，却受到传统宗教的攻击，甚至遭到凌辱、杀害，法师们为求自保，便逐渐开始在经典中宣扬，强调要尊崇法师。此保护法师的观念，又逐渐变成必须尊崇、供奉法师，后来密教四皈依把上师地位提高，高于三宝。到了宋代，约西元一千年左右，又有印度人日称翻译「不能踏师影」的瑜伽密戒律《事师法五十颂》，至此就让密教上师崇高地位如佛了。

反倒有趣的是大乘出家比丘朝夕所主要朝拜的菩萨们，除了地藏王菩萨、虚空藏菩萨显现出家相，以及文殊师利菩萨偶或现出家相外，大部份（甚至大乘所有的佛）都现在家相。（从经典记载佛三十二相中，有所谓的螺发或头发右旋，更有头发的随好看来，出家逾城的王子是剃发的，成为佛陀后，虽仍有剃发的描述，至于

有无头发就不见记载了。)

从《维摩诘经》中，我们可以了解印度佛教是到了佛灭后八百年当时，见到社会上对于出不出家的犹疑反应，才「出现或产生或创作」这一经典，来作为在家居士们修行的指针。这一事实值得去研究，说不定更有趣于强调「出家功德」的说法。可是中国晚近在家居士不知本分，一味模仿僧尼，轻视一切事行，不但出家众不成入世，在家众也不成入世，普遍形成小乘佛教的风气，丧失了大乘在家佛教的特色。

### ◎显密佛学共融兴盛的时期到来。

近数十年来，台湾由于和平无战事，以及教育普及，人民智慧提高，生活富裕加上与世界各国交通频繁，学僧留学外国取得博士学位日见增多，四众弟子能互相问道之机会很多。因此将来在家、出家能互相参学、打成一片、合作无间，尤其是显密各宗在家学佛者知识份子多了以后，一定可以开创另一番佛教事业。

目前广为流布的《×思一得》、《×云语录》、《××菩提》，以生活禅、文字禅写意的空灵，只是暂时能满足一般信徒的官感激情、心里需求而已，或者应归属「脑筋急转弯」式的巧智而已。可惜对于实修内证的体验，更受到排斥、禁止神通的反制，略有心得者也不便公开，只落在师徒相传而已。因此信徒最后只能成了埋首苦读、研究的佛学家罢了。

却（确）有多位在科技上学有专精的教授，欲从科学、生物学的角度来探讨佛学，仍无法获得满意的解答，只好自行摸索。已由禅定的经验，能见自我经脉的波动，用物理的微观、妙观来参证人体内生命原质的初态律动；脑部能释出万丈毫光的「光子气体」，并由之证实人体 DNA 原质结构的实在性。因此可知千百年来，为了满足当时、当地的文化，大藏经会收容甚多大德们著作的不同文章。相信不久，我们将能见到古今文化融和的现代「科学」佛学著作产生，下面以目前可见常用的科技产品来举例，说明《心经》所阐释的重点。

### ◎科学与佛学并不排斥。

爱因斯坦 Einstein 说：「虽然宗教和科学各自的领域判然分明，不容混淆。然在二者之间毕竟还有重大的相互关系和彼此互赖之处。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，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。」

录放影机的功能有快速放映、慢速放映、倒带放映、停格等，甚至消音放映。

从现代科技的运用，眼识所得到的是许多幻影的组合，利用多功能的遥控器，从萤光幕上很快地让我们证悟到「眼空」的意境。而音响的「声空」意境，当然也可利用遥控器来证得。

现代我们会相信世间的万物皆由错综复杂的元素组成，佛曾说众生最初来自光音天，日久演化集合四大（地、水、火、风）元素之假合为肉身，其中并由一万亿个动物细胞，和十万亿个细菌 **bacteria** 细胞来组成我们的色身，成为太阳系最佳的生物。由光、音的多层幻化，利用科技产品，「但用此心 **inner eye**」深深思惟，应该比古代的人容易体会眼、耳功能的确是虚幻集合的反应。

《圆觉经》云：「彼之众生，幻身灭故，幻心亦灭，幻心灭故，幻尘亦灭，幻尘灭故，幻灭亦灭，幻灭灭故，非幻不灭。」您我都有不灭的「不幻」者，是「非幻」之幻，无性无生，不须灭也。也就是告诉我们，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明珠，怎可能在自己之外的地方找到？智通比丘悟得：「（三身元我体）三身原来是在自体内，（四智本心明）四智本于自心明，（身智融无碍）三身四智融合而无碍，（应物任随形）应物随缘任意而现形。」

《达摩血脉论》说：「本性即是心，心即是性，性即同诸佛心，即是你本心。」，离心无有佛，离佛无有心。古大德对心性的教导常语焉不详，或一笔带过，不知是碍于教规，或故意不说，或根本未能肯定、承担，信众也只好盲目祈求，明知它在自身内，却跟在大师屁股后面团团转，或四处觅求。

我人日常中所呈现的每一种现象，究其实只是心灵的虚幻投射而已。一切是自己的向外投射，我人的心灵自由地塑造了一切，我们含氢的身体，其实就是含氢的「宇宙镜像」。如果我人无法停止心灵的投射，相继而起的心念，造成六道轮回的「灾难」幻相，便不会停止，这是最真实的。因此，行者除了觉照之外，并不须要其他，过着经常安住于本然合一状态的生活即是。所以，「观心一法，总摄诸法。」，应知「守心」为修行第一要务。一见《破相论》与《最上乘论》。

◎我来自何处？本来面目是什么？生命磁能小如微尘，大该法界。

禅宗古德婆罗提尊者曾说：「在胎曰身，处世曰人，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（听），在鼻辨香，在舌谈论，在手执捏，在足运奔；遍现俱该法界，收摄在一微尘；识者知是佛性，不识者唤作精魂。」，寒山子诗曰：「可贵天然物，独一无伴侣，觅他不可见，出入无门户，促之在方寸，延之一切处，你若不信受，相逢不相遇。」就

是说在操控这个自己肉身的「能」力，暂以「能 Energy」来描述它，鱼、蛇、狗、猫、牛、羊、鸡、鸭等也都具有如此能力，永生本体 The EternalIdentity 具有心记忆体运作的「能」，其频率强弱不同，特别是临终时情绪的激荡，便影响形成投注不同的六道途径，其各自相聚变化多端，非造物主之能操控。

用电脑硬碟比喻人的头脑，生命能量在脱离身体时，就是将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资讯 COPY 复录入生命能量的磁片中。好比漫长的电脑绘图，最终 COPY 出的是重要的完成图，琐细的不会 SAVE 在磁片中。所以催眠投胎报告中的资料，并不是巨细靡遗地记有前世的一切生活细节，但大部分都是被虐、被杀、受苦等等的深刻记忆。

我人临命终时，佛性「能」收摄成一微尘般磁片般，约有毛发尖之百、千分之一细微（此记忆能量，得以上天入地。父母未生我之前，此微尘受业力感召，方能进驻直径仅有百分之一公分如针尖大小之受精卵。而精子只有卵子之五百分之一大小。），能从左右两大脑间梵穴穿透而出，其距离相较，仿如隧道，便有光明、雷鸣等觉受。出体后，与大光明相对，此大光明即一神教所谓之上帝，佛教徒则视为佛。屡见欧美之催眠投胎报告，诸类书中所描述。

西藏密宗红教金刚上师诺那呼图克图在《弥陀大法开示录》提到：如度将死之人，则在其头顶上用手或用药磨擦之，使其痛痒，将其「心」引注于顶上，再代为观想，引导顺利往生。这是引导人之能量源集中由头顶梵穴出来，以达「顶圣」的结果，至于有无宗教信仰，依《濒死体验》该书所记载，出体后感受比太阳更强的光，就是无量光或其他宗教的上帝，这是很特殊的指导。

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质生物学家基尔·施文克夫妇和助手，解剖人体发现，脑组织中有微形磁体，是呈晶体状的铁矿磁体，具有很高磁性，体积约百万分之一英寸长、百万分之十英寸高。而且在动物脑内都有类似磁体，动物就是利用这个磁体感应地球磁场。相信生命的灵「能」就是凭这核子般晶片来统御肉体的，生命的灵能开始离开后，磁力渐渐降低，四大分崩而趋于死亡。「无来无去本湛然，不居内外及中间，一颗水精（晶）绝瑕翳，光明透满出人天。」美国波士顿医院的邓肯·麦古那尔医生量计病人临终前后的体重，相差一盎司半（约四十.二五公克），并接连测试了六个临终者，得到的数据均相同。

这个「能」就是佛说的「心、佛性」，众生与佛同俱有它，平等、平等。此心统摄万物，众生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」。也唯有「能」的说法，才能符合无我相、

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的说法。古景教（Nestorian 古基督教）来唐传化，就以佛为上帝，值得参考。近日常闻僧尼投入基督教，也见牧师出家皈我佛。两教大师各称其是，但都未找到生命的秘密，却让初信者不知所从。中国的回教徒也把「安拉神」与儒家的「天」当作同一回事。

### ◎心者，万法之本源。人为什么还要想出上帝来？

「上帝在创世纪之前，做了什么？一直在睡长觉吗？」，关于此问，苏俄一位科学家说：「创世之前，无上帝。」，更有人开玩笑说：「上帝为了会提出这些笨问题的人，先忙着造地狱。」

伊凡说：「如果没有想出上帝，便不会有（基督）文化发生的。」「天啊！只要想一想，有多少人信仰着，有多少力量白白的费在这幻想上面，而且几千年都如此？」「谁在如此愚弄人们？」也许人们为了克服人生的艰苦路程，在苦难的人生中能保有希望，因而创造了文明的。世人便有了远大的希望与远大的梦，也因此能忍受人生的空虚与虚无感，来显示人类心理重大且微妙的秘密。

藏密学者索甲仁波切在《西藏生死书》中提到，世界上所有的宗教，用不同的名词来表示证悟的境界，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所称的「神—上帝」；印度教徒称为「我」、「湿婆」、「婆罗门」、「毗湿奴」；苏菲教徒称为「隐藏的性质—神隐藏在祂的创造中」，都属开悟的根本心性，也就是佛教徒所称的「佛性」（但此说不宜，恐证悟不同故。）。

### ◎他宗派皆菩萨说，不可轻视。

虽然密宗 Guhyayana 根本十四堕戒律之一，就告诫我们：「不可轻视自、他宗派。」认为他宗派皆菩萨说，因菩萨为教化众生，示现于他教说法，故各教哲理相接近处极多。直观的自我是人类内在的本体—梵，即宇宙的究竟实体和内在的要素，以此认同「梵我合一」为印度古代（佛教）哲学理论的最高成就之一。

巴利文《中部经》第六十八描述鬘童子曾对佛陀不热中形而上的辩论，甚表不满。争论的要点是世界是否永恒？灵魂是否同一物？圣人死后是否继续存在？或不存在亦非不存在？鬘童子威胁佛陀，如果不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，他就要放弃宗教训练，而回复俗人的平凡生活。佛陀抗议，说他们未曾协议，以解说上述诸问题为收他做弟子的条件。然后佛陀说出他采这种态度的理由：鬘童子！为什么我不解答这些问题呢？因为鬘童子！这是无益的，和觉悟的原则无关，也不能令人厌离、无

欲、止息，得到寂靜、神通、无上慧，以及涅槃，因此我没有必要解答这些问题。

最精彩的所谓《十四问难（无记）》是：世界及我常；世界及我无常；世界及我亦有常、亦无常；世界及我亦非有常、亦非无常；世界及我有边、无边，亦有边、亦无边，亦非有边、亦非无边；死后有神去后世，无神去后世，亦有神去、亦无神去，死后亦非有神去、亦非无神去后世。结果佛不说任何无记，因为「无实故不答」，即使说了世人也无从验证，便保持沉默。

佛陀的沉默亦即佛陀拒绝回答《十四无记》，既不肯定也没作否定，亦即不直接回答宇宙的第一因 **First Cause**，是因为会落于先鸡生蛋或先蛋生鸡的缠辩，或追问又是谁生了上帝，是没完没了无谓的哲学辩论，是形而上的戏论毫无益处，而且浪费时间，于是佛陀拒绝介入任何有关永生、不朽或对上帝的争论。哲学都是在争辩「零」与「一」的问题，辩不完的，不如研究《心经》证悟比较直接稳当。

而且未证悟者根本就无法了解，这和急病将死的人不相信医生，却一直在追问药如何制造之本末倒置相同。耆那教圣典就说：「如果天神创造了世界，那么在创世之前他所居何处？……不用任何原材料，天神又如何凭空创世？……如果天神尽善尽美、包罗万象，那么他为何又起了创世之念？……。」与佛陀相当时的耆那大雄也是如此的教导，可见印度文化也有不相信有造物主的。

如同电力传输到家庭中，成为电灯、电视机、音响、微波炉、电脑等等，启动的「能」同自发电厂，因为需求功能作不同显现而已。现今世上之众生肤色、体形、面像均不相同，是业力所感召、基因复印而非只是遗传生成，但都有感知的「能力」，因此抛弃外相，即能呈现出本心，原来众生平等平等。

尤其许多顶尖的科学家了解了宇宙的奥密，发现宇宙的浩瀚无边，智慧不下于菩萨，虽然他们没有经过宗教的仪式，但觉悟的表现就等同是「佛」了。因为，不管是三皈或四皈最重要的是能皈依「自性」，否则仍然是「外道」的行径。

◎天上天下唯「我」独尊，「心」就是造物主 **Mind is the builder**。要如何返归？

大圆满密续《造物之王者续》中说：「是【心】造成了轮回 **Reincarnation** 与涅槃两者，是故我们应了悟此创造万物之王。」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幻化轮回中轮转的，事实上只是心在那儿轮转。从我们的「心」生起一切，就有了轮回或涅槃、凡夫或圣者，故要「于心无境，于境无心。」、「于事无心，于心无事。」。所以「觉

悟」只是在净化状态下的我们自心而已，只不过是返染还净、离妄归真，汇归清净法界性海而已。

《华严经 *The flower gallant sutra*》云：「法性遍在一切处，一切众生及国土，三世悉在无有余，亦无形相而可得。」又云：「世界法如是，种种见不同，而实无有生，亦复无坏灭，一一心念中，出生无量刹，以佛神力故，悉见净无垢。」在我们自身的能量，以及周遭的能量之间，彼此是有一种相互依存性。相信所有的空间都被一种灵气 *psychic ether* 渗透着，天体会在其中引起「节气」潮汐，中国农人遵行节气耕作的证明，万物靠这种影响保持成长与衰亡。更可知宇宙能量可进入我人整个身体之中，我人身体的能量也流向宇宙能量之中。历代身为地球上物质世界的人类，偶而接触到宇宙无限时空一点点的奥密，累积成为智慧经验，就是各教传下来的法。

### ◎众生为何来自光音天？

光本身是由原子受热、化学反应或其他刺激后，所释放出能量产生的电磁波。光、音是利用波、磁的能力作为扩张的，心的功「能」可暂用如频率、波长而感知之。人的思想活动就是脑波的放射，心静时可互相感知就是神通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投射与接收全然是靠物质波能的反应，那么《心经》中的一些现象，就很容易迎刃而解了。更明确的说佛性就是有「光」，就是对「能」的运作。

当物质跟身体不见的时候，「光」跟「能量」出现了。如果有真正好的科学家，而且也是精神修行者，或者是反过来，这种发现也许就会出现。我们宁愿相信「宗教如果缺少了科学，就如同瞎子，但科学缺少了宗教，也会成了跛子。」

证悟者如广钦老和尚在圆寂时，偈语：「无来亦无去，无代志。」如来，如去，回归法界而已。如空中充满着电磁波，吾人不能得见，却已不能否认波能之不存在，「心能」的汇入虚空中是不增、不减，虚空不会因此而变大。

宇宙「大爆炸」一刹那间，产生了磁电能，心识也同时起了作用，渐渐（其实经过近二百亿年）形成，才有了众生世间。1981年东京大学佐藤胜彦及美国亚兰·古斯 Alan Guth 共同发表《暴胀宇宙 *inflationary universe* 论》之新视野甚于《大霹雳 *Big bang* 论说》，已知宇宙是无限的扩张中，应对「无物质宇宙」的存在，更要超越于人类对「物质宇宙」的认知。这样的观点让我人对宇宙的认识，放到无限辽阔，对宗教描述的神秘现象，才初步有了新的思考方向。

宗教圣者的画像、图像都有背光，头光是以头部中心显圆光圈——脑智荣光的显现，以胸中檀中穴为中心显身背光，静坐有方的修行人，均可感知身体热气的扩大。只要是健康人都可放出光子体身光，而且心识纯正、素食者光色更亮丽，利用科技功能照像就可显现，但不必用来炫耀。特别是心态调和时，我们的身后就会放出紫金色的后光。

《达磨血脉论》中提到：「初发心人神识总是不定，若梦中频见异境，辄不用疑，皆是自心起故，不从外来。梦中若见光明出现，过于日轮（太阳），即表示余习顿尽，法界性见，若有此事，即是成道之因，唯自知不可向人说；或静园林中行住坐卧，眼见光明，或大或小，莫与人说，亦不得取，亦是自性光明；或夜静暗中行住坐卧，目睹光明，与昼无异，不得怪，并是自心欲明显；或夜梦中见星月分明，亦自心诸缘欲息，亦不得向人说；梦若昏昏，犹如阴暗中行，亦是自心烦恼障重，亦应自知。若见本性，不用读经、念佛，广学多知无益，神识转昏。设教只为标心，若识心，何用看教。若从凡入圣，即息业养神，随分过日。……」、「本性即是心，心即是性，性即同诸佛心，即是你本心。」

《楞严经》二十五圆通中，舍利弗说：「如我所证，心见发光，光极知见，斯为第一。」，《十地经》说：「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，犹如日轮，体明圆满，广大无边，只为五阴重云所覆，如钵内灯光，不能显现。」又，《涅槃经》说：「一切众生悉有佛性，无明覆故，不得解脱。」佛性者，即觉性也，但自觉觉他，觉知明了，则名解脱。

人是爱欲的动物，血液呈红色，密教阿弥陀佛现红色拟人化的身像以对应，于母明光示现时，并不是图像而是红光，由下表对照更可详知密教「用」法：

色蕴—（蓝光）空大—源质—转成正知圣智—大日如来所化。（惨淡白光—天道）

受蕴—（黄光）地大—人体—转成平等性智—宝生如来所化。（暗蓝黄光—人道）

想蕴—（红光）火大—爱欲—转成妙观察智—无量光如来所化。（暗红色光—饿鬼道）

行蕴—（绿光）风大—气息—转成所作智—不空如来所化。（暗绿青光—阿修罗道）

识蕴一（白光）水大一血液一转成大圆镜智一不动如来所化。（暗淡灰光一地狱）

可知五方佛是依照人脑脑干（反射动作、控制睡眠），左（分析）右（整合）大脑（逻辑思考、图像映记）、小脑（潜意识、第六感）来仿设成五方。大日如来是用脑干明点激光「拟佛化」的表征以对应，其他四方，则由左右大、小脑各托以一佛来显化，是密宗「寓灵」、「寓佛」的特色。

### ◎中阴忿怒、喜乐本尊原来是自身心脑的变化。

中阴救度密法述说的吮血五十八「忿怒尊」，是由我人「脑部」所化幻像；四十二「喜乐尊」，由「心脏部」所化幻像。人是由海中往陆地演化，在临终记忆体倒带时，在无始虚伪的人兽演化过程，所演出的情节有多种鸟兽的形态，属于人类进化中恐惧的记忆反射，也就是初期中阴身（意生身）所称见的诸多幻化的空行母众 Dakinis，以及民族生存过程中的梦魇。1996年法国生物学家杰科布就发表了生物的多样性，是拼凑参差不齐的现成基因而成的「修补」Tinkering 概念。

《西藏度亡法》强调各人就是「子明光」，临终时会感知「母明光」的显现，那时不必畏惧强亮，面对迎向而投入，身光将在霓光轮中交融而流入（当然以在世时的修为相契，才能自然汇融）。而自己在世时，有极痛、惊吓、喷嚏、禅定、生产痛、性高潮、临终、识神出体等状况，会自见子明光不可忘记（是生命磁能对脑部刺激所造成的反应）。有很多人亲见之明光，试着从厚重的色卡中，找不出更明亮的色。

十多年前有某一未熟悉密法的显教比丘，反而在录音带上说柔和的光才是母明光，临终后见到刺眼的光不可接近，这是错误的想法。其实临终后已不运用肉眼，何来刺不刺眼之分别？显密两教指导融入佛性海的教授，就是要我们放下，无世俗的执着才能融入。

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拉夫 Christopher B. Ruff 博士等人发现，现代人体格比古代人小了十分之一以上，但六十万年前古代人的脑容量，只有现代人的三分之一。为了应付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，人以外的动物出生后，脑壳很快硬化，以便站立逃命。而现代人脑可成长为出生时的三倍，以增长（容纳）智慧。尤其现代人的大脑知识储存量，宛如一部超大的生物电脑 the human bio-computer，容量相当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的五十倍。以该图书馆存书一千万册计，则人脑可存知识量约五亿

册书，并且以平均寿命来说，记忆能力可保存七十年以上。

脑部的功能和人的潜能，是物理学、生命学和医学尚未完全开发的区域，每夜熟眠（睡）后，白天由五官所感知记存的讯号，重组分别归档，是由二百三十亿脑细胞在执行着。人生在世所记存的最终资讯，将是引导我人死后上、下的指标，智慧能量的流入、充满才能享受宁静，因此精神能量的提升是十分重要的。

《中阴救度密法》告知中阴身因为有了肉体束缚，记忆力、感知力扩大为生前的十六倍，密宗修行人也可在转投他道前觉悟。因此，活着时多读有用的知识、多思维，对中阴成就很有助益。

密教的起源有吠陀说、土著说、道教说、混合说、大乘说等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但由于藏密一些双身佛父佛母的交抱像——有中国太极阴阳思想的含意，表示相对与绝对、显现与空性、方便与智慧间永不改变的合一性。唐代，道教已在东印度的迦摩缕波（今阿萨姆西部高哈蒂）一带流行，有关道教阴阳思想，是否此时期影响了印度密宗，尚待考证。

实际上，藏密中阴救度的教导，将投生时的淫欲诱惑，提升以神圣佛父佛母视之，更是可转化中阴投胎的执着，却不见容于显教信徒，曾有显密双修之居士，删改藏密之《中阴救度密法》，只提到临终时，母明光显现之对应，以及如何杜绝六道轮回，很完整的临终关怀指引，颇受显教法师称许及宏扬。

有「出神」经验的人发现，精神能量有一条「发光的线」从灵体后脑跟脊椎交接处，连接着肉体额头（外灵附体也是从此玉枕穴进入的）。死亡时，这条线断了，灵能回不到肉体去，人体就死去了，四大物质元素失去凝聚力，只好分崩离析、腐败而返归大地。

台湾民间对丧事的铺张，大多是办给活人看的，很多是想显示人脉关系，却造成后代举债过日，也要争取面子的恶习。都是不了解人类往生的真正意义，我们要明白透过直系血亲频率相同，容易感应的原理，亲人给亡者的祝祷效果，一定胜过修持尚不完美的那些仪式人员。

不过笔者认为西藏之中阴救度法的确应该重视，对整套过程要全部了解比较好。但是否应与《梵我合一论》做一区别，是很重要的。儒家虽说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其实「既知死，即知生。」不是很好吗？儒家为何主张要守孝三年？常因丧礼习俗的误导，以为无谓的哭号，才能显示尽了孝道，其实这很不利于亡者，也

造成后裔身心过份激荡，要守孝历三年之久才能回复。

◎身为太阳系的成员要了解太阳，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从「无」诞生的。

《楞严经》说：「空生大觉中，如海一沤发，有漏微尘国，皆依空所生。」宇宙从「空一无」中诞生，是从一个不论光或物质，甚至时间或空间都完全不存在的均匀状态下，突然诞生了十的负三十四次方公分的超微小宇宙。而从均匀的「无」诞生的宇宙，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宇宙，科学家认为可能同时有好几个宇宙正在诞生或缩回。空间互相排斥的「伪真空」的能量，就是「大暴胀」inflation 的原动力。从十的负三十四次方秒之内暴胀了十的一百次方倍所产生「相变」，转化成低能量的普通真空，再全部以热能的形式释放出来，诞生了充满光的炙热火球宇宙「大霹雳」big bang。

大霹雳的初期，由热能造出了夸克 Quark、电子的基本物质。在此同时，相反电荷的反物质，也和物质一起被生产出来。而反物质显然比物质少了些，物质与反物质相遇，就发出光，而成对消灭。所以，初期宇宙只剩下未消灭而残存下来的物质，就是夸克，电子等成为「基本粒子」的东西。宇宙诞生之后，最初形成的星球是由氢氦等较轻的元素构成。星球内部发生核融合反应，首先是氢与氢结合成氦，从氦产生碳，然后产生氧、氮、镁、硫、钙、铁等较重的元素，此时就称为「重星」。

大约一百五十亿年前，银河系里头有一颗重星球临终，而发生超新星的大爆炸，其震波把周遭的气体压缩，使气体发生密度不均匀的收缩，于是产生了新星球，由于气体的聚集、压缩，内部产生高温、高密度，其中心部分发生核融合，原始太阳就开始散发光芒。后来原始太阳收缩，周围的残留气体由星球的旋转而慢慢聚集成为圆盘状，这就是原始太阳系。大约四十六亿年前，在原始太阳系星云里面，重原素沉淀在圆盘的赤道面，微尘聚集成为微行星。微行星经过不断的撞击并合为一体，于是九大行星中的地球也诞生了。大约在四十亿年前，微行星的撞击渐渐减少，不久地表与大气开始冷却，大气中含有的水蒸气造成豪雨倾盆降到地球，形成了海洋，原始细菌生命就在海洋中诞生……。

太阳系是两千亿颗星球组成的银河的一部份，银河系又是本宇宙的一部份，而更有无数无量的宇宙存在着。地球带着月亮以每分钟一千八百公里的速度环绕太阳旋转，太阳带着地球以每年一千五百亿英哩的速度环绕昴星旋转，每转一周需时数千年；昴星又环绕不知名的中心旋转……。太阳绵绵不断地以热能（拉）提生万物，地球若失去太阳，一切生存条件就消失了，所以古来智慧的宗教均崇拜太阳，是故

我人首先应了解太阳。

我们的太阳正在发光中，「光子是构成光的粒子，光是电场与磁场的波。」阳光的幅射能谱构成电磁波谱，包括宇宙线、X-光射线、电视波、无线电波、紫外线、可视光波、红外线。无色的可视光波本来是多种色光的聚合而成，经过折射后，就有了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等的色光，视觉人生就这样地多姿多彩。密宗果位十一地半以上菩萨修成的「虹光身」也是超越于目前显教所能知的范围。

太阳强大的能与佛能可比喻是同性质，太阳在操控着地球一切生物的生长，古时人们一直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，也难怪自古就有许多宗教崇拜太阳。宇宙力量人格化的结果是出现了人形神。佛陀也曾自叙，他出身的族名就是「太阳族」。日本神话中的「天照大神」也是太阳的女性化，所以以红日为其国徽，称日本国。

地球本身外壳、内核相对逆向磨擦，也放射出强大的电磁波 **electromagnetic wave**，从北极光就可看出来，因此形成地球磁场，产生地心引力，让地球上的万物悬空而不坠，也有许多民族敬拜地球为母亲，希腊神话称为盖亚「大地母神」。又，印度的土地神「地尾」**Prithivi** 是女性，取大地能生万物，应属女性而以女神称之。中国隋朝以后，也以「后土娘娘」称土地神祇，「后」是母性，不是现今乡间所拜的「土地公」，「土」是万物之母，后土是「地母之尊」的意思，似乎受了佛教的影响。日本帝冢山女子大学教授望月信成研究地藏菩萨的来历，也为印度教的「大地之神」所转化。

一种极大能量的精神光体，具有自由意志来推动而产生宇宙的。宇宙是经由有「意识」诞生的，宇宙的意识让物质世界显现出来，每一个人都曾参与过这次宇宙创生的壮举。居于本太阳系中唯一有肉体动物的星球，地球上的人类自古都在描述心物的关系，密宗为了以「心物合一」的原理，权说、借用让信徒开悟证道，也以大日如来为十方佛的中心地位，更费尽心机造作了众多仪轨 **Buddhist rites**，融合了理性与感性的两个极端，循循善诱确可了解。如密宗红教《大圆满灌顶及修持法要》提到法界中本具六光，是胜义智慧之气脉感应：（大圆满是关于人类状态本质的教法，所谈的也是与光相关的指示。）

-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1.肉团心光（本觉智慧隐藏处） | 2.白柔脉光（通过之路） |
| 3.远通水光（门）       | 4.界清净光（境）    |
| 5.明点空光（本觉智体）    | 6.本觉智光（自性光明） |

《华严经》中提到「情与无情同圆种智」，就是点明动物、植物、矿物同样具备有原子、核子、质子等的能力，将来都能汇融滴入而没有分别。《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》就以药师七佛配北斗七星，可知古代曾发现北斗七星之光磁力对人们的影响。

印度教奇达难陀师尊相信「神」的精神灌注在一切物质原子之中——在动物、植物、矿物中皆然。地球上的一切生物，所有分子、都是「神」；每一个肉体里面都有「神」，每一个「神」都是同时创生的。于是上帝就是「大能」，就是「大光」，就是「大灵魂」，就是「大霹雳」的原始。

### ◎剥除宗教的神话会现出什么来？

二千五百年前佛教教主证悟到的这么先进的科技智慧，在古老土著祭司文化的尼泊尔、印度地区，必定很少人能够去接受、了解的，却能透过教义及祭祀的仪式，保留传递这些知识。传统的宗教制度虽然让佛陀的高深智慧保存下来，也保存了丝路上一些古国的「公民课本」因此，可知三藏十二部在古代是教导沙弥们，从小学到博士的学习课程；现代的教育与古代显然有极大的不同，但却可以补充古老知识之不足。民国初年，欧阳竟无大师说：「佛法非宗教、非哲学，而为今时所必需。」但是很遗憾的是有多少人，敢去剥落逐渐附加于宗教上的神话外壳，让它显露科学的真理「出来」，或使信徒能早点觉悟自性？

搞不好在剥去宗教神话外壳后，才发现仍然又是一团坚硬不可知的迷惑。因为人类毕竟不敢抛弃顽执的认知，或仍被各地千百年来绵密设定的神话说法缠住，不从内证实修是无法突破的，或找出分传于南、北、西、东的佛教所共同公认的就是了。

藏密的宗教教育是有别于中国佛教的另一种文化系统，目前两系统很少有类似「必修学分」的比较，学了大乘佛教者，又必须如小学生般地，从头学习密乘课程，更要花一番精神，才能有个了解，可知不同文化的对流，的确需要一段时间。譬如灌输象雄古格王朝给萨尔王等西藏民族英雄神话崇拜，对汉族人来讲就会很陌生，也不必要。可知很少有汉人能够对汉、藏佛教作明确的思辨。

宗教的情操及寄望，都是想消灭生、老、病、死四苦，几乎已没有人记的生苦了，或许当时梵文的意思只是教我们如何来「对待 to treat」，解除老、病、死三苦而已，而不必妄想用「消灭 destroy」的企图，来增加困惑。

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是存在的，讲法的人硬说它是虚幻不存在的，莫非就是陷入空谈，若改说它们是恒动、无常而不能永恒存在的，一切都是我人心识经肉眼才能辨识出来，不要执着现况，要追究我人心识的内在，或许就容易叫我们体会出来。其实「人生」这一切，都是「神——生命波能」在操控肉体。神借着这具「生化机体人」的活动，来感受自己所创造的物质世界，但不要让生命波能感染太多的「思想杂质」就是修行最大的目的。

### ◎你是谁？我是谁？受精卵时的我在那里？

三十年前与三十年后，那唯一不变现在的你是甚么？你可曾增加或减少了甚么？「有身与无身，是我复非我。」生命能原本就是独立、解脱、平等、充满、无对立、无生、无死的；不一、不异，不增、不减，不垢、不净，不生、不灭的。

二千五百多年来，一直分隔却存在的思想，靠宗教的包袱笼罩保护下延续存留下来。如何净白地传输出来，指示我们本有不失的觉性，靠《心经》的利剑就可以斩开。心的空性如镜，纯净、光明、清澈，不论镜面映照何物，（镜映）心的本质永不变异，永不丧失，也没损坏，更不沾污。世上纷纷纭纭诸像，皆由我心所感知，必将它在自心中解脱，如云之生出，又自行消散般。故知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」

中国有一位刺史，设计了一个问题去问老禅师：「在细长瓶颈的瓮子里养了一只肥鹅，如何不打破瓮子，提出这只鹅？」禅师闭下了眼很久没回答，刺史心里高兴已考倒了这位禅师，便转身慢步回去，当走了几步，却听老禅师喊了他「刺史！」，刺史直接回应了一声，老禅师接说：「鹅不就出来了？！」

刺史内心所执着的地位、学识、佛学显然就是那只瓮子，刺史的人生困扰，就是自己所设计的问题，禅师不必运用漫长的时间、言词，掌握住那紧要的情势，把洁白的佛性感受提了出来。有诗曰：「昔年曾到大海游，为采摩尼誓恳求，直到龙宫深密处，金关锁断主神愁，龙王守护安耳里，剑客星挥无处搜，贾客却归门内去，明珠元在我心头。」

但是，如今许多讲法的人很喜欢拐弯抹角，想显现自己也尚搞不清楚的理路，或是利用生涩、未消化的专有名词，教令听者似懂非懂，来显示佛法与自己的高深，失去佛陀平易、平等的特色。而修行最糟的是迷信「偶像」，把偶像个人的话当金科玉律，不敢存疑，以为大师力修不懈的「某某法」必定不错，亦步亦趋的跟随。

佛教的密咒、方术在汉初传入中国后，首先依附古老的阴阳、五行、图讖、神鬼信仰，以后更与儒、道相互交融，中、印混杂所编篡的佛经就流行开来。尤其后来一些附佛外道，喜欢以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之五行概念，来解说佛经，直至他去世了，仍然是一大团的迷惑。而且是一个盲人，牵引着一群盲人，不知要往那里去，这才是最大的隐忧。最近萧登福教授更指出，的确有很多佛经受到中国道家、道教思想的影响，如九宫图、五方、五帝等被借用在了密教坛城、五方佛之教法上。

### ◎您是师父的徒弟？或是佛的弟子？

最可怜的是花了一生的心力，跟从了别有居心的附佛外道，却不敢承认错误，「怀疑了，岂不承认以前是笨蛋？」有的人盲目崇拜师父，以师志为己志，不深入理解佛经，不以佛为师，不为佛弟子，却都成了「师父教」的信徒。唉！何时才能还我佛一片清静的天空！？要知道每一宗派前几代出现杰出者不久，就每况愈下，是所谓「传承系统」形成了枷锁，使「师父教」的后学无法进步突破，值得深思。

佛陀遗教告诉我们要：「依法，不依人。」「依智，不依识。」「依了义经，不依不了义经。」「依义，不依语。」密教虽然非常尊重上师，也要求师徒相互观察三年，才能收徒、皈依。

佛（权宜 *expedient*）说不了义经，只是暂时给智慧还达不到理解程度的人用的，所以对佛经大疑可以大悟，小疑只能小悟。佛陀教阿难「以法为明灯、以自己为明灯」，而不要依靠他人，且明白表示：「如来于法无秘密，吝而不传。」、「狂心停歇，歇即菩提。心灵无念，即得解脱。」要「反闻闻自性」，以「始觉照本觉」。尘念的台风吹刮下，我人狂心要如何停歇？其实只要安住「暴风眼 *The Center of the Cyclone*」即可。

### ◎法本、仪轨只是修心的工具。

还有一大群对法非常执着的人，喜欢拥「法」（法本）自重，殊不知很多的仪轨修持方法，都是创造先来对治我们的身心，后以假说来表明实证的重点，如果看不懂，只是培养了许多新潮的古老婆罗门教徒而已，殊不知仪式繁多皆为小法，大法则仪式至简。何况佛陀当时，根本就没有仪轨。印度佛教僧侣大量来自于无学识的阶层，特别是农民与小市民以后，首先导致僧侣生活，愈来愈走向「仪式」主义。

而中国佛教更因普及民间，又加上历代帝王下诏编写各种仪轨，如梁武帝时，即有《梁皇宝忏》等甚多之忏法编造出来，为使罪障消除、增长福德，渐渐使得佛

法研究的精神减少，大部分都走向仪轨、梵唱做法事、赶经忏为主。从此，中国佛教徒有着强烈爱好迷信仪式的倾向了，何不想想没有忏法以前的佛教徒应如何得度。

有一次，谈吐粗俗、鄙视偶像的瑜伽士竹巴昆烈，就把一只驴子打扮了，让驴头戴上有羽饰的喇嘛帽，去嘲弄装扮相同看似优雅的僧人。古代僧人常如「沐猴而冠」地玩弄把戏，信徒就认为那是神圣的事，而不知地延袭至今。

《大圆觉心法》一书中，华藏上师指出密教则是初期祖师为对治婆罗门教徒而设立的，龙猛菩萨住世时，则以婆罗门之手法建立一切密法，即用婆罗门方法度婆罗门，使之还归本来面目。一切的知识没有善加运用，很可能成为我人达到自性最深奥境界的陷阱。因为观照自己，不必依赖正式的灌顶仪式，也不依赖知识的诠释。其后诸师均依龙猛之法，建立四本续以度印度四阶级：以《修本续》度婆罗门；以《作本续》度刹帝利；以《瑜伽本续》度首陀罗；以《无上本续》度旃陀罗。对贪、瞋、痴特别重的人，分别顺其性而编制不同的仪轨来对治，常听：「我有一切心，佛说一切法；我无一切心，不用一切法。」即知其详。

### ◎佛陀曾经是带领一群乞士「反激婆罗门」的在野党党魁。

古代的佛陀是带领一群乞士游化印度各地，常在树下、岩洞过夜，谈的都是人类心性的觉悟问题，其教观是：破四种姓轮回说、无神论，禁用梵语、梵文、梵行、唱咒、祝仪、加持祈福，禁止拜偶像、神祈，非剃度、非不娶，是反激婆罗门的「宗教牢狱」而发。

至于今天的佛教到底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？应是非有神论与非有神论，不否认有众神。但心灵的解脱并不仰赖「神」这位造物主，因为人性中就有神。但如果不否认其它六道众生的存在，目前我们所修持的仪轨中，那么多的护法神祇，以及外教众多的神灵，也都要承认他们的存在。

但此众「神」与一神教之「神」毕竟不同；十一世纪后，「时轮乘」为了联合佛教与印度教抵抗加兹尼的伊斯兰军队，而有了与传统佛教差别的教义。此时，印度神秘主义的「梵天之杖」**Rod of Brahma** 的炼身法，被引入成为修炼「中脉」的密法；或者是印度教学习了「中脉」的修法成为「梵天之杖」；或许同时也把「大日如来一毗卢遮那 **Vairocana**」再提升虽类似一神教 **Monotheism** 的「本初佛—法身佛—普贤王如来 **Samantabhadra, Adibuddha**」思想的宇宙观，但已扩大及于本

太阳系以外的世界来讲宇宙的真理；而多神教 **Polytheism** 讲的仅仅是地球尘世的真理而已。

的确那么多等待受施食的众生是存在着，菩萨修法是为了安抚、以及要求护法不可忘记拥护的誓言。大乘、密乘因见法界充满的九道确实俱在，皆可依愿成就佛道，而广设诸法以化度之，千百年大师们为顺应众生，各延续接纳当地神祇为护法，而被归类为多神信仰，非始料所及。

我们知道诸佛如来是法性身，非色相身，若色相为佛身者，难陀 **Ananda** 比丘、转轮圣王皆应是佛，以悉皆有诸相好故。且《金刚经》有偈：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」但为后世众生得见其躬、触其光，至于心所忆念者，具得无量饶益，而创造不同的偶像。

如果从今天起把佛、如来、薄伽梵之名词以「已证悟（觉悟者）」代替，所谓「成佛之道」，就是完成觉悟的方法。所以暂时除去神妙的面纱与偶像崇拜迷信的敬畏，或许可增加无数的 **Buddha**（布大）、**Bhagavan**（罢嘎万）、**Tathagata**（达他嘎达）。

### ◎为什么早期的佛长得像希腊人？

目前所知，据传由富楼那尊者为佛陀所画像，存在大英博物馆中。该画与婆罗门教既成的「三十二相」、「八十种随形好」的描述，的确相差太多（但如腋下平满、马阴藏相等修气功行者所产生的生理变化后之特征，确有其事实。）。依此传说的大人相——大丈夫相，本就属于占星命相上的说法，如果全部依该说法，描绘出来的佛像，一定相当奇怪的。

贵霜王朝把佛陀改成印度化的阿波罗 **Apollon** 的样子，有着波状毛发，只是泛希腊化地区的佛陀，就连后来世界各国自行雕塑的佛像，也全然不同。而非洲黑人基督徒就曾把耶稣塑造成黑皮肤形像，以便让同胞认同，真是异曲同工。清乾隆六年，为了中国佛像的大量粗制滥造，便下令译出《佛说造像度量经》以统一佛、菩萨、佛母、明王的造形。（当然这本经是大德造，非释迦佛亲说。）

今小乘佛教，单尊「取相」，仅以一尊释迦牟尼像来敬拜，甚简洁，确与大乘、密乘佛教有其不同特殊之处。希腊人一定受到古埃及偶像崇拜的熏陶，希腊是偶像崇拜最彻底的国度，其「拟人化」的神像，留传至今最多，对印度古有宗教变成偶像崇拜影响最大。佛教不能免俗，为了大众冥想的需要，所以也在希腊入侵印度犍

陀罗 Gandhara 后，并同时于摩突罗（秣菟罗 Mathura、摩偷罗，今穆特拉）分别有了大量佛教与耆那教的造像运动，并使在家佛教徒视具体之「事物」重于抽象之「理论」而将本来主张「觉悟」的修行，忽然降为偶像崇拜，陷入与佛法相违的巨大矛盾与倒错的危险，甚是可惜！

### ◎佛教原先不是「崇拜偶像」的宗教。

永远灭尽的佛陀「法身」形体，人与天都是看不到的，由于不可表现佛陀最后身的禁忌，只能有圣物崇拜，早期佛传图画只好以平（伞）盖下的空座、佛足印迹、菩提树、法轮宝、三宝标志、马象、经行处、舍利塔、弘法柱、金刚座等来暗示佛的曾经存在。古代初期约二百五十年间，印度的工匠不敢奢望去表现永远灭尽的佛陀的人间肉体像，即已满足于有象征其精神存在的代表物。

本来古代雅利安人并不崇拜偶像的，尤其原始佛教是禁止制作佛形像的，至于优填王造像的「传说」，是在佛像制作盛行的时代所产生的。而偶像崇拜对于佛教这样一种十分精致、带有纯哲学思辨的特殊宗教，按理是格格不入的。但偏偏是它，发展到最后，表现得最充分，超过了其它宗教，的确十分耐人寻味。

但后世为了必须人为地树立一个权威，树立一个精神象征，宗教成立之后，智慧的内在因素就会表面化。后来，由于制作了佛像，总比凭空苦思观想好多了。因而产生崇拜其所制作的形像的信徒，并伴随着宗教礼仪，而发展成为一种膜拜形式。可惜信徒们从此不能感知心中的佛性，而相信外在的偶像才能救赎人类。

### ◎原先佛像是被雕刻来模仿、思念用的，不是用来拜的。

如今我们用金、银、铜、木、石，雕塑了佛像，每天很虔诚的跪拜，是想能崇服佛的般若智慧，见了祂的形像，不忘祂的教诲，是为了「模仿、效法」祂的行止，或如同看了父母的遗像，回忆父母的亲情，在内心中与父母有交谈的机会，此种祷告的心怀，也是各教信徒相类似之处。又，供花献佛正如同我们以花圈装饰在阵亡将士铜像前一样，是在感佩其崇高精神，而不是求那些金银物像的神秘加持。若说佛像必需享用供物，岂不把信徒吓死？

但就造像本身来说，必会渗透进作者的主观性，或以所谓当时各国的转轮圣王，或以各创寺住持的形貌来制作，带来佛陀（觉悟）境界的矮小化和固定化的弊端。把追求于众生内心的佛性变为外在的佛像，并不属于佛教的精神范畴。何况各国文化所塑造的佛像，并不能使他国人民认识，而且会有陌生感。清静何来此像？取相

（像）则易颠倒迷惑。

所谓「祭神如神在」那是假设的状况，如果拜石头会感应，有神秘的灵效，也都是自心的反应而已，没有神奇可言。《金刚经》说：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能显现出我们如所从来的佛性。」才是最需要去了解的。否则又被痛责为偶像崇拜（基督教也有十字架的图腾崇拜），岂不冤枉？

### ◎你家的「欧米陀佛」和我家的「阿弥达罢」为何长得不一样？

尤其今日可见日本、中国、台湾、西藏、尼泊尔、锡金等地所造佛像，虽都有阿弥陀佛，竟然没有一尊造型相同。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着相，否则执着外像修法就是「外道」法，尤其不要忘了内寻、内证的心法。往生时来接引的是谁？岂不叫人有盲目无主之憾？因此，所谓阿弥陀是无量光，是要在脑中生起无量寿、无量光才对。记得十年前有人在佛×山拍照时，因为长期曝光及动摇的缘故，洗出蠟光摇曳的呆板照片，一时轰动号称西方三圣显灵，到处被传颂着。

着像迷信是目前最被基督教徒引以为笑谈的，拥有般若智慧的佛教沦落至此，能不叫人感慨万万千？（依古大师指示：接引佛具不定相，皆凭信徒感知，但应具无见顶光、须弥白毫眉间光、胸万卍字 Swastika 旋光。此指示亦提到是光的觉受，故非世间尤其中国创立净土宗，诸大师所推崇之各种艺师画作的画像、塑像而已。）

### ◎密教徒应该是模仿的高手。

密法成立之年代，是当时文明盛兴时代，有理论智慧、有程序的修法，其供养物品显示当时的富裕，社会人士知识水准也较高，强调今世要能成就，比较适合知识阶级、智慧高、家境良好者。

密宗训练先由「对生本尊」崇拜，转成最终之「自生本尊」观想，从唐卡（荡嘉）Tanga 上绘制的佛像等造型、坐姿来「模仿」起，在身心上达到相同的境界，是「以假修真」最圆满的教学方式，暂时允许初学者偶像「崇拜」的用意也是在此。观想其实也是一种能量波动，想念光明的方法，也是密教的特色。但是误用于黑暗的观想，就会降低能量波的波长与频率，而贬低陷入黑暗的空间一所谓的地狱。

但是，如果学了太多本尊以后，难免变成多重性格，增加自己的限囿，发展自己的执着与对他人的憎恨，反而不利心性的超越。《西藏的魔法与密法 Magic and Mystery in Tibet》书中描写一群人可以虚构了一个幽灵（心灵的产物），大量的心

能量凝聚，而且賦予它生命，但要費了很大的工夫，才能重新吸收將它「解体」。雖然掌握了「心靈造物論」，若是一直執著崇拜佛像和曼陀羅的修行人，仍無法領悟佛的正心。

有很多附佛外道，利用重複曝光製造重迭顯像，更笨拙的是指頭擋到，洗出來卻大肆宣傳為放光加持、神佛降臨，達到種種自我宣傳的目的。而密教為了將深奧的密法，以各種特殊造像來「表征」，然後再詳細解說，並於「最終」而放棄、離執而無執，顯然是針對當時、當地人心、文明之不同而設計，真是用心良苦！

不要忘了成佛只是覺悟實相的道理而已，而不是要修成（著相）為紙畫、泥塑、石雕、木刻、金鑄成品模樣，也不該冀望物體偶像能賜福給我們。禪宗強調：「佛來佛斬；魔來魔斬！」就是深刻了解自心的反射，形成一切的聖凡意境，不可執著。若說中國行者念佛，會出現中國式的佛像；泰國信徒腦中出現的，一定是泰國的佛像。兩者絕不會混淆。因此念佛現出佛像的情形，也只表示對佛像虔誠專心而已，不值得夸耀。《金剛經》不是告誡我們說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聲音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嗎？

淨土宗如果僅強調「一句佛號」之簡易，對在家居士受過高等教育者，知識與出家眾平齊甚至超越後，不說明「心性」就會受懷疑，自然無不紛紛從經典、文獻及中外論著，去尋求較為滿意之答案，造成不可忽視的研究趨勢。

### ◎是甚么往生去？

雖然佛經形容：「再生」如同將燃盡的蠟燭，點燃新蠟燭般。但並不是說「人死如燈滅」，而是說生命的光、熱傳遞到新的生命，舊軀殼壞掉可以拋棄了，不該再執著了。可是缺乏「無我觀」的任何宗教，都說可以救度「肉體形我」，根本就是妄語。信徒若想以「肉體形我」的感知、我執來超脫、得度，那不是佛所說的法。因果報應的存在是由眾生的心識所生，並不需要承認有人我的存在。

雖然後期開展的淨土信仰有滿足不死的願望，以此加強了「靈魂不滅」的學說。如果，淨土宗信徒把靈魂視為和道或法身一樣，非物質而且自存的，則常識以為的「靈魂」不可能死時即毀而永存，才能建立往生的立足點。但法身 **Dharmakayah** 與靈魂不是完全一樣，靈魂具備堅強的我執，以「我要往生」的錯誤認知，結果導致後來之迷亂、誤解、誤注。淨土宗信徒堅持死後幾天靈魂與肉體的掙扎，無法有認同遺體器官捐贈的意願，也是一個特色。

曾向生来就盲，从未见过佛像，但亦信仰净土宗的人，问说可曾有阿弥陀佛的觉受，他说：「似脑中有一团光（智）而已。」若今净土宗 **Pure-land school** 人只念佛号而非念修佛之无量光，但能求一心不乱，等同万缘放下，将来临命终时，要懂得使非肉身外型之「能量」如何归入法界常寂光（净土）方是。

一百多年前有外道解说南方没有佛，所以称名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时，应加称「南」方「无」有两字，才不会找不到净土所在。如此依字解义，真是三世佛冤！依音猜义何尝不是更冤？教理为佛学之根本，不明教理，故失佛之根本教义，教义不明，内迷外惑，社会之中，即生种种障碍毁谤。尤其现代电子琴式的各种「欧蜜多付」、「黑蜜豆腐」、「阿弥陀福」怪调唱腔，若说这样助念能让亡者往生极乐世界，简直是一片「自我安慰」的荒唐。

如果不解说明白而草率地认为「一句佛号胜超三藏十二部」，有如此方便的法门？只能是随缘说说而已，还特别规定信徒一天要念几万遍，只有中国人才听得懂的「南无欧米陀佛」发音，是否就能「一心不乱」——绝对诚信，而保证往生？「（想）成佛人希（求）念佛（数次）多，念来岁久却成磨（魔），君今欲得自成佛，无念之人不（计）较多。」

后来所谓「易行道」机械化的念佛，是能够拂拭意识上面的种种观念和感情上的杂想，用意是在能引导进入「无记——独照心源、内炼看心」状态，超越人我的境界，否则是在麻醉自己而已。一神教 **Monotheism** 也有「重复圣名」的修行方式，佛教由称名来统一我们的精神，所得的见有相佛的方法，也只是念佛的心理效果。

「有念念成邪；无念念即正。」「善恶不思即无念，无念无思是涅槃。」，白痴般下沉的「不念」与智慧升华的「无念」是不同的。百物不思，如枯木；不念、愚痴，成木石。其实当初设计「称名念佛」的方法，是给平时作恶的下品人，不得已的救急救难方便法门。如同脑内自我的压缩锁（定）模，等待华开见佛（下次的宇宙大爆炸）的「易行道」的称念佛名，就教化的普及说，确是值得赞叹的，可惜大乘法的深义大行，从此大大的被忽略了。而对密乘之「观想念佛」与「实相念佛」，显教净土信众则更少闻及。

佛灭后六百多年，正是中亚、西北印战乱期，游牧的人们为了逃命，无法顾虑精密的理论，所以只能提供廉价、安心、靠他力的信仰，迎合文盲或智慧低的俗民，于是有了净土的思想。中国东汉末年起，天下大乱，继而「五胡乱华」，江北百谱十户九空，尽皆南迁，百姓路途流离，妻离子散，苦不堪言，便孕育了「往生净土」

的宗派；清末迄今，连年战乱，尤其在般若等佛法中失败者，净土能给他作最后的希望与凭仗，也因此促使净土思想大大流行。

不过，就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》法藏比丘所发大誓愿，其愿文多寡，历代诸译颇有差异，汉译、吴译同为二十四愿；宋译增为三十六愿；魏译及唐译更增为四十八愿，另《后出阿弥陀佛偈经》说「誓二十四章」。今净土宗行人仅愿知《无量寿如来会 Amitayusha vyuha》、《悲华经》之四十八大愿，而罕闻二十四愿或梵文本、藏文本的四十九愿；夏莲居居士今本只好整理成会本，称唯有四十八愿才足以代表净土法门的精神与思想。照理翻译年代越前越是准确，唐代净土法门大行以后，法藏比丘的誓愿为什么修正更增加了增加一倍？却没有人敢去考证，是很值得深思的。

◎七宝栏楯、黄金铺地只是净土修行者之一种理想（假想）目的而已。

道生与僧肇都发现「佛无国土」、「佛无净土」，认为法身是无形、无相，就不应该有固定的国土，只是为了教化众生的方便，才显化形相、随方教化而有国土的。所以，有方体的佛土，并不是真土。佛土、净土，盖顺应众生心之影响而说。

且西方极乐世界乃是净土修行者之一种理想（假想）目的而已，现代每着重极乐世界的金沙铺地、七宝栏栊等，给穷苦的信众美好的幻梦，这在阿弥陀净土的思想中，显见是过于铜臭庸俗了，也把净土视为神教的王国了。其实，「为引入佛道，先以欲勾之」修持净土的大师教导信徒，对一般无法进行般若修习的平民信徒，这是唯一能叫他们安心的法门。汤用彤说：「佛本无土，借事通玄，而曰净土。皆引人令其向善，非实义也。」故若一再强调这是末世的唯一法门，却又是笔者最反对的。

俗称之为「往生咒」又称「四甘露咒」，所谓甘露是不灭、不死的药品，指祈求无量光、寿不灭的获得，能「拔除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」，是心理的证得，而非「往生」之咒，更是作为度施亡灵甘露必需的咒语，所以日本古本翻译称为「大施饿鬼甘露陀罗尼」不称为「往生咒」。

台中净土宗大德李炳南雪公老居士曾说，一万人念佛，能往生者不过两三人而已。二十多年来真正验兆「往生」的，恐怕只六、七人而已。有病患在寻求神佛慰藉后，变成整日念咒语、佛号，生活中「满天神佛」，修炼到眼睛所见所闻都是佛号，最后自认为已是活菩萨；其他教徒为厌离尘世，祈求升天，急躁地持念密号，

引起精神分裂、走火入魔亦常有所闻，诸大师们能不慎慎吗？除非你真的了解佛号或咒语的真正含意，否则只是在自我麻醉而已。

如果你在人间找不到净土，找不到上帝的天堂，你也将永远找不到净土与天堂。其实我人所前往的天堂是最「适合」自己的，也就是说自己要对自己心识（灵）如何提升负责。净土宗学人不如学金山活佛长声称念「谁念南无阿弥陀佛？！」还可警惕自己和别人。

在佛经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，久远劫前有一樵夫被老虎追赶，急忙爬到树上，惊悸下喊了一声「拿摩布打」，于是过了几十世后，能值遇佛陀而出家修行。显教相信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之久远，今生得闻佛号即难能可贵，因此不像禅宗急于即心成佛，或密宗之即身成佛。

由此可知普通的净土宗行者，抱着临终时，只要一句佛号就能「带业往生」不必重视「消业往生」，心态之不慌不忙如此，又不（必）去深研佛理，总是闲得发慌，有生之年就想建大寺为志业以留名后世，根本就把「觉悟——佛」两字丢在屁股后。不然，就是以佛法的名义从事世间法，把在家时办不成的理想，换不同的角色来达成，譬如想选个国会议员来玩玩，或搞个事业来填补慌闲。都是把心向外投射，以掩饰空虚，用佛教的名义，作外道的行为。但是积极想证悟者，才会想搞清楚一切，不愿再在尘世流荡那么久。《心经》的直指（治）人心，显现佛性是那么的明确，我们不妨试找一番。

### ◎非善、非恶心之体；不思善不思恶，才知本来面目。

「佛性，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，名为不二。」、「佛性，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」王阳明《四料简》第一句：「无善、无恶心之体」，心的原态、本体无所谓善恶，善恶大多是当时、当地的社会价值标准。而证悟佛性与人们所衡量的善恶情事是无关的，执着、分别善恶的相，就很容易让相又来干扰我们的心。

依照东方社会普遍认同的「转世说」，人有时会降生为男人，有时为女人，则可以说人同时具有男女、阴阳双性性格，所以现世间会有「男人婆」、「温柔汉」的现象就不稀奇了，而佛性则应属中性，或非男、非女、非阴、非阳的特性。

禅宗六祖告诉惠明说：「不思善、不思恶，正（当）与么时，是（还我惠）明上座（父母未生时）本来面目来。」但去年报载有喇嘛以为如何延长不思善、恶时的觉受，心平浪静的觉受，才是修（禅）行的方法，似乎尚不圆满。（应以「无念」

为要。)当下的觉性本来空明，本无所执，亦复无所求。随任此念生灭，不修、不整即入空性。

很多人以为既然无关于善恶，那么何不及时行乐，干尽天下坏事更妙？那就大错特错了，殊不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的，为恶者护法不喜，冤亲债主不放，尤其法律更不容。想要解脱，心魔（折磨、业）不离。中国俗语说：「万夫所指，无疾而死。」，明白众多心灵所集中的厌恶，真可造成身心上的严重灾害。达摩大师虽云：「亦不睹恶而生嫌，亦不观善而勤措，亦不舍愚而近贤，亦不抛迷而就悟。」但应众善奉行，才能彻知自心本净，不可不知。所以，印顺法师说：「学佛不是别的，只是从外表清净而到内心清净，从内心净化而使外表的行为更完美、更圆满，学佛实只是道德的实践。」

### ◎西方在那里？

古埃及人一直认为埃及是地球的中心，埃及人相信的来世是在埃及的西方。那是太阳神走完一日路程后休憩的地方，也应该是人们在现世生活之后，得到永恒生命的地方。约公元前二千年的一篇石棺铭文「创世神的独白」写着：「……我提醒人们勿忘西方，须按时给神献上供品。」居于人类起源地非洲，古代埃及宗教思想创造一个美好的西方，让后世每一个宗教对金黄色日落的西方，有了憧憬的希望。

西元一千年，回教尤斯夫卡德汗入侵于阗，古契丹从佛教国家变为回教国家，规定人民每日五次定时向西方麦加圣地跪拜，为了安抚佛教徒，就把释迦编认是伊斯兰教的先知之一，而且佛教徒也都祈望往生西方净土，于是让改信回教的人心理得到了妥协。

六祖曾问：「东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国？」净土宗信徒如果仍以地球的东西向，作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方向，那么中国人念佛往印度（西北），印度人念佛往巴基斯坦、伊朗、沙乌地阿拉伯、土耳其、埃及、希腊、义大利、西班牙、美国，绕过太平洋到日本、韩国、台湾，会再回到中国。若说「此去西方十亿佛土」是极乐世界，地球由西向东快速自转，以近每分钟二十八公里的速度（地球赤道半径 6378 公里；极半径 6357 公里）旋转，也无法定位西方；若乘太空船离开地球，进入浩瀚无边的宇宙，可有个西方可寻？

的确，宗教徒的神秘、神通经验，对四度以上空间的认知，不应同以一般人的思惟来看待，就以佛教所谓的须弥山，有人认为非仅指地球之喜玛拉雅山。也许说

的是银河系的中心，也许是五度时空、十一度时空的存在物，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感知。曾经有喇嘛认为大乘佛教所说的天界 *jeavens* 是行星，其中有四分之三是形而上学或超物理的。可知家里佛堂之朝东座西与否，念佛要朝那个方向，实无关紧要。后来的大德为了解开信徒的质疑，又强以「娑婆世界」之西方为西方极乐世界，殊不知银河系以及我们这个宇宙仍一直在旋转中，如何去定位西方。

净土是依照众生的根性、社会文化的不同，西北印的大德们绞尽了脑汁，吸收了基督教等等宗教「灵魂不死」的信仰，综合了印度文化的一切作为模式，传（创造）出各式各样的净土，是全人类对于理想世界的企求；印度佛教文化发展出来的净土，当然是结合并适应当时印度的文化环境，和他们的思想特征。——语见印顺导师之《净土新论》。

法国学者亨利·普安卡雷 *Henri Poincare* 说：「否定一切或相信一切，这是两种十分省事的处世方法，因为它们不需要我们伤脑筋思考问题。」佛教大德绞尽脑汁，综合一切模式，创造了净土思想，不分贫富贵贱，只要很感性地一心念佛向善，便能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信仰，对各当时被压迫，在无边苦海中生活的百姓，是最佳的福音。

可是宗教解脱上的平等，反而会使现实平等的实现日益渺茫。当被压迫的人民全付心思用在追求生死轮回的超自然解脱时，他们就不会致力于争取摆脱现实苦难的努力，这也是当政者所乐见的。

佛教徒如何自己救赎？如何清除无明？是最重要的课题，他力派的宗教如回教，都想靠上帝救赎，早期自力派——明心见性的佛教徒，能够以般若智化释、清除无明与罪业，以「无相忏」或密法来化解，但对一般不喜欢思维的人却是「难行道」，故经典记载是佛「不请而说」念（主要是念，而非念）佛上生净土之「易行道」，可知佛（古大德们？）之用心。其实「易行道」成佛（觉悟）难。人如果想要「被拯救」，就必须先拯救自己。

但大乘佛教所说的净土，以从犍陀罗地区所产生的当来下生弥勒佛之「弥勒净土」最早出现，后来除了阿弥陀佛「极乐净土」外，尚有本师释迦牟尼佛之「灵山净土」、药师佛之「药师净土」、不动佛之「妙喜净土」、「禅具净土」、「密教净土」以及我人努力促成之「人间净土」等等。

### ◎净土不在外，只在我人心中。

我人今世受报的只是肉体的感受，重要的是要建立「内心净土」、「即此身心，名为净土。」。净土是佛教的理想境，而失望悲观于现世的人，都希愿往生。但释尊的净土就是这个娑婆世界，有云：「菩萨于一切众生，悉皆平等，深心清净，依佛智慧，则能见此佛土清净。」佛陀今世曾接受因果报应，曾受谤、食马麦等苦相，知必有石块击伤脚拇指，亦应知有吃栴檀树菇得血痢等十难之报，皆坦然承受，即知佛陀重视内心证悟的重要。

我们应知「一切唯心所造（现）」，「一切佛法，自心本有。」，应以「自心本净」体认「唯心净土」的思想。诸佛菩萨皆是阿弥陀如来，阿弥陀如来是真理、法身、慧命的化身，是要修行者有超越时空的认知。如《维摩经 Vimalakirti sutra》说：「随其心净，即佛土净。」另就弥勒的净土思想起初是着重于实现「人间净土」而不是天上的，是身心净化的实现。印顺法师批评：成佛不必西天；弥勒净土犹胜阿弥陀净土；人生的佛教高于人死的宗教。

净土宗大德雪公·李炳南居士说：「你一起念头，当前的念头，就是你的心。你念一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你。你念阿弥陀佛是化身佛，是谁化的，是你心化的。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你心理化的。自性修，就是正行。」密宗「直生净土大法」也是如此起修，可知净土是自心所化的，临命终时，要观想坐起身的梵穴上，有无量的光明在等待我们，应该将「佛性能」冲出梵穴，与之融合。否则，能量乱闯就应了「顶圣、眼升天，人心、饿鬼腹，地狱脚板出，畜生膝盖离。」的验证。

净土虽以提倡念佛的实践为主，通过修《般舟三昧》更要以大乘般若学非有非无、万法皆空的观念来体认，而了悟念与所念、见与所见皆是幻化，才能证得佛智、觉悟成佛。故佛于《般舟三昧》行品说偈语：「心者不自知，有心不见心，心起想则痴，无心是涅槃。是法无坚固，常立在于念，以解见空者，一切无想愿。」

### ◎「佛」是什么？

佛者，解心无染，于性善、性恶均已通达实际，不独恶不能染，亦复善不能拘。譬如明镜本无色像，但能现好、丑众像。心性本无善、恶，如镜故，众生堕入三途，性善不减、性恶不增；成佛之时，性善不增、性恶不减。应知性体本净，性量无边。

是故，今之我人应爱护当下居住的地球，关怀现实社会的问题，而不是放弃今

生，追求别有其它往（逃）生后的净土，却视地球为秽土，一直在放任、糟蹋、浪费、污染它，直到地球自然反扑？宗教不应该教导世人逃遁避世，培养一些麻木不仁或狂热的信徒，憧憬脱离这个世界，对这世界漠不关心。这是误解与不该，何况信徒往生前仍要在世上进行各种活动！

《六祖坛经》也说：「凡愚不了自性，不识身中净土，愿东愿西。」又说：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犹如求兔角。」密宗「大日经」说：「云何菩提？曰如实知自心。」古德说：「学道之人贵识心，细中之细最难寻，可中寻到无寻处，始信凡心是佛心。」早已古有明训。可惜不知「应观法界性，即诸佛法身。」，由于「法性非识性，故彼不能了。」

知识爆炸的现代，知识有污染性，知识甚至很容易折旧。佛学的认知，目前很时髦，但也很快地折旧。宗教师如果不具备现代的一些常识，强以古代游牧、农业社会的神话典故，硬要叫信徒背诵、遵守，是今人所不能接受的。古代未能有如今之科学知识，今之说法者，若全然依照古文经书勉强附会解说，则是更令人所不敢苟同。

信众的知识越是愚昧，在宗教信仰上的感情和行为，常常显得格外虔诚，而带有严重的迷信色彩。宗教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幻相，是一种痛苦的起源。现今的佛教想摆脱迷信的色彩，如果没有很明确地直指人心，然后才起修，那将很快地被新新人类所抛弃，因为有许多类似佛教的宗教一直在创新发展（现）中，或许是只改换了教名、派名而已！就是在传统基础宗教中找不到需要的，想标新异古而自创的，或新的附佛外道。

我们正逢不再能完全合乎人类需要的旧生活模式、旧社会制度的残喘期，同时也看见新生活模式将诞生的阵痛期，会带来很不一样的互动方式，并大幅改变全球社会的结构。

许多假冒的宗教师很努力地灌输人人有罪的思想，过份描述地狱（似乎他们曾经去过）、天堂的报应（似乎他们从那里而来），以为劝诱惩戒信徒，特别强调荤食、堕胎、杀生等等之过，甚至卖弄神通、特异功能。利用众生恐惧、求赎、求赦罪的心理，（自认理所当然地）大肆诈骗钱财，或欺凌女众，从古自今比比皆是，这都是忏悔无门，又想以金钱赎罪的错误观念所造成，受害后也只能怪「众生愚蠢」了。

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化学教授提卡南相信，十六、十七世纪有一种人患了「泚

咯紫质沉着症」是属于血液病，变怕阳光，只能在夜里出来活动，患者被误以为是吸血鬼或狼人。而大蒜会刺激其血液毒素生成，他们很怕大蒜，患者以为自己遭了天谴，因此，他们可能看到十字架就怕，因为宗教人士的无知就强迫他们悔罪认错，甚至将之处死。

电影制片（骗）商就迎合人们的恐惧传说，编造吸血鬼或狼人的各种情节，大赚其钱。而使看其电影的人一生活在疑神疑鬼的恐惧中，宗教家更不愿否认故事的虚伪，因为有利于宗教的宣传。近年香港的金庸（查良镛）写了几部武侠小说，如《倚天屠龙》、《天龙八部》等，居然被编成电影，风靡了华人世界。还有学者召开「金庸学研讨会」来附庸，不出五十年，仍如此不辨真伪，后世的人一定相信虚构的事是真实的历史。相信地狱的传说也是如此酝酿成功的。

### ◎阎王应该穿什么服装？唐朝、宋朝服饰？外国人的地狱有东方人吗？

由汉晋时代所译经典对于泥犁耶 Niraya（奈落迦 Naraka、地狱）地点的描述不一，而且相互抵牾乖异，正可以了解地狱说，在印度逐渐演变、整合的情形，而至后来，译者为适应国情，也掺杂了不少国人固有的思想，以及道教的说法，成为中国有别于印度的地狱观。十多年前，天华出版社所翻译出版的罗桑伦巴著作的一系列书籍，即因为地狱的认知与汉传（化）经典有差异，就连版销毁。

有虐待狂的疯子（如阿育王、丘就却、梁武帝、唐太宗等）曾一步步地创造、强调地狱与撒旦来教导、控制、审判人民，而达到奴役人民的欲望，过份相信（过时的、当时的）地狱 Naraka（描述），受鬼神如在上下、如在左右，时刻监临着。这个病毒将一天天杀掉你内在的神性，你将是虚弱的，将是无助的。平凡的人世间隐藏着无数憎恶、绝望与苦难，地狱如果是人类苦恼世界的别名，因此地狱的想象会比极乐世界更为清晰强烈。

英文的阴间 Hell 相当于希腊文的海地斯 Hades，原意不是一个受苦之地，仅是指「人类坟墓」的总称；希伯来文《圣经》中提到的欣嫩谷（矶汉那 Gehenna）是指为人熟知的「公众垃圾堆」人们会将硫磺加入其中助燃，使昼夜焚烧死尸或废物的火不致熄灭，翻译成「火湖」，也只是象征如垃圾被烧不再有复活的希望了。但是故事化的圣经寓言、隐喻从传教士口中加油添酱后，却变成信众畏惧、恐怖惩罚的火地狱 Fire Hell。

过去，佛教常被帝王以鬼神福祸作为愚民的工具，梁武帝于天监四年，开五馆、

立群学，举办水陆法会，以立义学生之名，每人要很有想象力地编捏地狱因果之事十篇，共创造八百余条散在《法苑珠林》之内，当时之愚肤夫愚妇莫不畏惧，有甚多者倾家荡产而布施，求免堕地狱。唐末道教更沿袭成为「十殿閻王」之地狱信仰，都是为政者为巩固政治地位而大量宣传、教化造成的。

### ◎宗教上的「心理折磨」都以可怕的地狱、魔鬼来描述。

恶魔 **Mara** 一词若以心理或伦理立场来看，可为我人之邪念或邪欲 **Evil disposition** 之人格化，早期以「磨」字变为后来之「魔」字，是信佛最迷、佞佛最甚的梁武帝将石以鬼代替，认为鬼可表现邪恶的本质。心理的折磨不就是着魔吗？大部分的教徒会认为的魔弥漫于宇宙之中，但本质上是存在于自己的内心中。事实上，人们是生存在迷惑的假象（摩耶）中，**Maya** 摩耶的意思是「那不是的」，人们都接受了肉体，以为肉体是自己。但你我都不是这个肉体，老子便说「人之大患，患其有身。」，但不是要放弃这个臭皮囊，而是要善利用它，来增长智慧，以便觉悟实像。

佛陀初出家时，先是阿拉罗卡拉马 **Alara Kalama** 及乌陀迦 **Uddaka** 的弟子，被授以各级禅定，它们能引入于无想、识无边处、空无边处等境界。但他认为这样的努力，无法使憎恨、情欲等消灭，及获得寂灭、宁静、最高智慧与涅槃，于是向老师们告辞，行至乌拉威拉 **Uruvela** 去寻证涅槃的较好方法。

《方广大庄严经》说：「……是故我于今，当催汝军众，第一贪欲军，第二忧愁国，第三饥渴军，第四爱染军，第五惛睡军，第六恐怖军，第七疑悔军，第八忿覆军，第九悲恼军及自赞毁他，邪称供养等，如是……消灭汝波旬。」谈的都是自我内心的战斗。佛法十界也可说是伦理性的世界：最迷恶的世界是瞋恨心重的地狱；贪欲心重是饿鬼界；不明、愚痴是畜生界；愤怒、斗争心是修罗界；平常心是人道；欢喜心是天界；无诤、学道、精进心是声闻界；明缘、独悟心是缘觉；发大菩提心是菩萨界；悲智庄严心是佛。

释尊在菩提树下深入思维所入的四禅，可说第一禅是从贪欲和邪念中脱离的状态，第二禅是拂除心中的杂念并获得思维观察后的喜乐，第三禅是以二禅基础推进更超越喜乐的感受，第四禅是既无苦乐也无懊喜的本来清淨的境界。

佛初成道时，内在贪欲之王（欲神磨罗）在佛面前展现三个漂亮的女儿名叫欲望、满足（成就）、懊悔（另说是憎恶、喜悦、渴爱），象征未来、现在、过去，

以及三个儿子（惊惶、淫乐、孤傲）作最后的磨难，但佛终于找到内心寂静处，而不受影响，不受折磨。经中所罗列的是许多欲军与魔女名，显然描述的是成道前夕的精神境界以及内心的思想波浪。降魔其实是当时为克服内心之一切妄想、贪欲，与后来女众戒近，也是比丘修行之要。后来大德发现葱、蒜、韭菜容易刺激荷尔蒙引起性欲，及口气不佳，就编造神话说那是魔王三个女儿勾引佛陀失败后，当场尿遗所生长的不洁蔬菜，佛教徒不要吃食。

禅宗三祖见一逾四十，不说姓名的居士，设礼求问：「弟子身缠风（夙？）恙，请求和尚忏罪。」师说：「将罪拿出来，我帮你忏除。」居士想了很久，回答说：「觅罪不可得——找了很久，找不到罪。」师就说：「就这样，我已经帮你把罪忏除了，你最好能依止佛、法、僧来保持没罪。」居士说：「今见和尚已知是僧，不知何名佛、法？」法师说：「是心是佛，是心是法，法、佛无二，僧宝亦然。」居士说：「今日才知罪性不在内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间，如心然，佛、法无二也。」大师甚为器重，即接纳剃度说：「是吾宝也，宜名僧璨。」

禅宗就是这样忏罪的「心有磨时，将心忏。」一般的信徒对过去的罪孽越恐惧，赎罪的行动就越积极，可惜大都被教化以为借献物或财物才能够消除罪业，最后一定心财两者皆输。正确宗教教导的是圆融、活泼的，如果信徒越学越须要花钱，而且心理越恐惧，越要依赖大师、上人时，就可知道是学错了，并且上了别有用心者的当。

### ◎佛与上帝本来就无法救拔众生，众生是靠觉悟才能救自己。

若说佛能救度众生，那是最大的毁谤「觉性」！

佛无法救你，耶稣也无法救你。如果佛、上帝能救赎众生，只要运用经典上所吹颂的万能的神力拉我们一把，轻而易举般的把众生都救了，何必要费尽口舌（多此一说！）来传什么道？却仍把我们遗弃在宇宙的时空里。基督教神学认为骄傲、嫉妒、愤怒、懒惰、贪婪、贪食、淫欲，是人的七个大罪。而身体所产生的病变，通常就是心犯了这七个大罪引起。所以救身，先要救心，心获救了，疾苦也没了。

佛陀开悟时说：「众生皆有佛性，只因颠倒妄想不能证得。」点出众生与佛并无差别，佛了解每一个人都是「佛」，要靠「自己证悟」才能解脱。释迦牟尼佛尚且要上忉利（知足）天为母说法，也回宫里为父说法，无法以神通力去代父母消业障。现今却有人妄说他可以靠（或买卖）法力、信物等等来拯救众生、消除疾苦，

信他的人还特别的多。

早期僧伽都有半月「布萨」，自行举罪忏悔的集会，类似天主教的「告解」于今却是怕大和尚轻泄小和尚心中的秘密，无人敢参加布萨，甚且关在小精舍中勉强苦修，甚为可惜！而居士们受了菩萨戒，根本找不到布萨的机会，是很奇怪的现象。（佛教很多节日都选农历的初一、十五等，如十斋日或佛菩萨纪念日，其实是针对月亮的盈亏产生的引力，对人体的影响有关来安排的。）

禅宗北秀、南能的渐、顿法门，各有其特色，南传主张制心一处，万念归于一念；北传更使一念化入「无念」。达摩祖师见南方梁武帝的盖庙了无功德而去了北方少林，反而在六祖时南方顿法大盛，北方渐法按步就班。台湾如今也盖了许多寺庙，可预期地明心见性的法门，也将如前几代一样又会兴盛。

北禅按步就班以武术健身、禅定内证实修；后来南禅到了宋明年代，却被以（已质变之）儒家的传统人伦义理之（吃人礼教）意识形态来取代一切佛法。标榜明心见性结合西方极乐净土的「禅净双修」，是目前由中国传来大兴于台湾的佛教。

现今台湾的佛教只有拜神与人伦活动，少有「理念世界」的宗通、教趣的原质性建立，是最令人遗憾的。没有正「道」的拟态、统联、发趣、形于无形，举国、家庭、社会皆是一盘散沙，不想庄严、创造现今的地球为净土，人人都「追求往生」而放弃了一切。

《般若心经》可以比喻是佛家智慧法门的钥匙，有了它就会开启人性中的般若智慧。六祖以后《金刚经》的平实、犀利启悟了许多法身。而最精简大明的《心经》却是《金刚经》的浓缩，因此花了最多的心力，将它呈现出来，要直下承当就是顿法门，并按步渐修以证道。

### ◎若说佛、菩萨一直转世化身，平凡的那还有机会？

是人重要？还是神、佛重要？如果人不重要，神、佛也没有任何价值与重要了。人人本具的佛性，不可外求，别人传说如何放光、神奇那是他家的事，作为参考可以，不必崇拜。要破「人佛」，不要忘记自己见性成佛的本能，也不要过份相信某某人是某某佛、菩萨或化身或转世，那是高推圣境，都是他家的事。否则平凡的那有机会？与「自己成佛无法靠他人拉牵上去」之事实无关。

从古代流传下来对佛陀生平的记载，都是传奇、神话、想象和部份真实的混合，

佛陀的一生已被织成一首美丽的诗篇。佛陀是「常人」或「超人」，在巴利文经典都可找到这两方面的属性，假如我们不审慎应用研究方法或不具批评性，则会产生不必要的混淆和迷惑，从《大般涅槃经》就可见到很好的例子。就以每次聚会有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，佛一定须要运用神功，否则古代没有扩音器，会有很多人听不到佛陀说些什么，但佛又规定不能显神通。尤其大乘经典记载每有数万、数千人在一起听讲，吃饭不知有没问题？因此看来佛应该是曾现了神通的超人。

### ◎历史上的佛陀是高智慧的常人。

佛陀奇妙的神迹，是在佛教巩固时建立起来，自从佛陀被尊称为「天人师」之后，由后人所杜撰出来的。后世的弟子由于仰慕佛陀的人格，便以崇敬赞美言辞对佛加以夸张，也不可避免的还会造作种种比婆罗门教更好的传说，从而把释尊神格化。因为原始佛教当时，印度人认为佛陀是人格伟大智慧高深的圣人，但不是神。而神只是「内自我——内发性」的主宰，时时不可分割的，是我人「不动而动」的体内主导。

原始佛教经典的说法，释迦佛似乎并不赞成说他有神通。然而随着佛教的传播，有关佛陀的本生、本行之类神奇故事越来越多，越来越神。根据《增一阿含经》记载，佛年青时似乎身体羸弱，须要好好照顾和侍候：「我身羸弱，极为羸弱，……我不用非迦尸的檀香木，我的头巾、外套和长袍皆来自迦尸。日夜有一白伞遮盖我，免于被寒、暑、草露所触。」我们可以合理地知道佛陀确实如普通人存在过。

但觉悟能令行者解开条件存在的诸结缚，最后令生理的身体融化成诸「大」元素之精华、本质，即光；同时神通力也可从此兴起。一八四七年，伦敦汤玛士医院的华德基诺 Walter J. Kilner 医师发现，健康的人体有称为「双重以太」**etheric double** 的内、外光环 **aura**，可以向外延伸超过一英尺。而身体化成「光身」是究竟觉悟所产生的一种功能，藏密的「虹光化身」者，应是已觉悟的行者。

有自信的人会从内心扩大身心磁能，以光体充满来运作肉体，加上密法的护身，就不容易受外灵侵入，完全自力修持。人体神经会产生某种放射电流 **odic force** 或力量，称之为神经电流或磁能 **magnetic fluid** 都没关系，就是密宗行者打「手印」作法的原理，由此可知。若内心萎缩，身光体小于肉体，又到处去庙里祈求加持，等于开了家大门迎鬼入室，若让肉体驻进了大量化成微尘种子状的外灵，就很不容易驱除，非常危险。

佛为甚么要强调人身难得，是因为人身能无限的蓄积光能。成为天人后，身形、衣裳宫殿、璎珞等都发光，连说话都会发出无边净光。天人没有肉体来继续蓄积能量（所谓「累积福报」），福报享尽，能量衰减成「五衰：衣裳垢腻、头上花萎、身体臭秽、腋下出汗、不乐本座」情形后，有下堕轮回的可能，死后如光焰消逝，无有尸骸。而衰变飘零的鬼道灵魂中阴，能量不足，成形不稳，但会让人道恐惧，大多数是小说描述、电影电视的教导罢了，其实鬼道是怕人体正常能量的。

### ◎生病要找医生看；心病才要佛法医。

众多的病患及失恋、事业失败、亲人去世、犯大错等精神上的不平衡或业障的侵入，需靠自性净化，放下执着，就可以痊愈。古时除了有禅定出神经验的人，是很不容易了解身心能分离的；今人皆知演化自今的肉体，是宇宙星球上能自动修补的生化体，配合现代高科技的医术，凡属身体四大失调的病症，千万不要怪罪业障而延误病情，一定要请医师治疗，应加上自信、心理清净，很快地就会痊愈。

盲修瞎炼是目前许多宗教的现象，而急躁的追求神通，更加速精神错乱者产生，是最大憾事。有的人一听此事，就认为不该修行，也是鸵鸟心态。正确的是要找到「明师」（而非「名师」），明白的教授您。

特别要提示的是密宗有「佛能」大用神变，非一般人所知悉，皈依法、报、化三身，而证法、报、化三身之义为密密皈依：言法身者，己之「性」；报身者，己之「智」；化身者，己之「用」，大「用」之神变常人不知，确是彻悟「心经」者才能办到，故知佛说：「制心一处，事无不办。」

### ◎为什么要念持咒语？看书念有效吗？

语音具有力量、能量与波动，能引起振动，因为人体含有百分之七十的水，古代的大德以咒语的波动来刺激体内的水。念咒对人类的身体、意识都有好处，可是要念正确的发音，若音频不对，效果达不到，而且会有伤气造成内伤的危险。

经由专一、咒语和手印，行者可以和「能」有非常真实的感应。以音频振动的力量，可以平顺肉身细胞、气脉、明点的组合。持颂咒语必须由有传承经验并且了解咒意的修行人教授，才能发生威力。可知许多人自行按书上之文字发音，是得不到效果的。错误的发音会影响身体，例如净土宗行者如果长期发「欧」音，对上丹田一胸腔一定有害。

所有宗教、传统、风俗、巫师等均明白咒音有神奇的能力，密宗持颂陀罗尼、咒术治病、驱魔的原理，能对付一般未觉悟的众生。由此可知，未亲身经验者却不以为信，应可原谅。《了凡四训》也提到：「不会符咒，鬼神欺。」

神通可修而获得，但不可炫耀。以现代的认知，神通是靠心意念波的解析、集合，配合身体与大自然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元素能量的转换来达成的。有神通不见得有智慧，像狗的可视（光波）视野比人类宽，可看到鬼怪（出体后能量衰变中）的形影，但狗无思惟能力，无法觉悟修行。若一直追求神通，很容易被外魔、心魔侵损肉身，而痛苦一生或多世。尤其超能力、超心理学的追求者，也应该有如此的警惕与认识。

◎谤「佛」是毁谤「知性」；谤「僧」是对抗一个「团体」。

我们知道「佛」指的是觉性，不要把佛当成主宰神，谤「佛」只是毁谤「知性」，终究会有一天承认觉悟之真，了却疑惑，灭去心中之折磨，则谤之三际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）推求了不可得，犹如赫日消霜雪；梵语「僧伽」指的是不分在家或出家修行人的团体，最少四人以上才可称为僧团，何况也有认为二十人以上才算是僧团。

是否有人有能力胆敢毁谤正信出家、在家的修行团体？「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」若发现师有错，可以默默地离开，不必言说其他，若有也不构成谤僧的条件。很多外道利用信徒戒慎、恐惧之心，来控制信徒，奇怪的是佛教僧团也大肆宣传「谤佛、谤僧会下地狱」，不是制造白色恐怖，就是鸵鸟心态，难道要放任狮子虫污染清净僧团？

许多看读了佛经的学者，本身没有修行的经验，反说佛教的不是，很多信徒觉得不知该怎么办？。叛逆、异端，自定严苛戒律，以图蛊惑人心的佛陀堂弟提婆达多（调达）Devadatta 谤佛、害佛，佛陀仍在《法华经》授记，他将来也可成佛号「天王如来」，因此套用前段老禅师的话：「随它去吧！」或许是最好的处理方式。

谷响泉声、月光潭影，非声非色，皎皎冷冷。更请问最后一言，陈海超答曰：「莫向千生寻水月，唯于一念见凡心。」；更要记得永嘉道：「了了见，无一物，亦无人，亦无佛，大千沙界海中沤，一切圣贤如电拂，假使铁轮顶上旋，定慧圆明终不失。」